

半生素衣

陆小曼传



伊北 著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为自己，二十九载绚丽灿烂，
她的真，她的娇艳，
那道风景不可不看；
悼志摩，三十余年素颜恬淡，
她的爱，她的誓愿，
这份心思着实可叹。

——全面展现被误解的民国才女
——陆小曼的传奇人生。



半生素衣

陆小曼传



伊北 著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半生素衣:陆小曼传/伊北著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5108-1767-0

I. ①半… II. ①伊… III. ①陆小曼(1903~1965) — 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54194号

半生素衣:陆小曼传

作 者 伊 北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徐尚定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开 本 870毫米×1280毫米 32开

印 张 7.5

字 数 120千字

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1767-0

定 价 28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小曼是个美女。小小的嘴，尖尖的脸，一对眼睛笑起来弯弯的，皮肤莹白。她曾是“校园皇后”，在装扮上，她几乎一辈子都保持着校园做派：短直的学生头，随意梳在耳后，不刻意修饰，也不搔首弄姿。总爱穿素旗袍、平底鞋，这便是倾倒无数人的陆小曼。现在看照片，有些人说小曼不够美，其实小曼的美，或许真不能仅仅在照片上印证，西方的摄影术，太考验人的硬轮廓，照不出东方人的神韵。小曼的美是山水式的，她是古代的工笔仕女图，一笔一画都很纤细，但组合起来，又是写意的。胡适说小曼“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”，刘海粟说小曼“美艳绝伦，光彩照人”。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就有人为能给小曼拿衣服、能跟小曼说一句话为荣。小曼的粉丝无数，去哈尔滨随任，海报贴满大街小巷。再婚后，连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都不得不承认小曼美。

小曼又是才女。她精通英文、法文，能写作，会绘画，写得一手蝇头小楷，更难得的是，这些艺能，在她幼年时就已经成就。郁达夫

说，陆小曼是一位曾震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。这话不虚，小曼是许多人的灵感之源泉，她自己也能干，随便写写，努力画画，就能自成一派。她的日记浓艳，她的散文亲切，她的书信嘈嘈切切，她的小说有一双冷眼，她与志摩合作的戏剧《卞昆冈》，那流丽的台词、端正的结构，真让人觉得小曼不提笔努力真是可惜。她更擅长画画，早期秀润，晚景苍茫，别具一格。

小曼还是宠女。上天给了她太多宠爱。美貌不必说。她的家庭出身亦是豪迈，爸爸做过财政官员，驰骋银行业，妈妈是才女，教她做名媛；她十几岁就能在外交场所走动，接待外交使节，得到顾维钧的赞誉，震动京城社交界；结婚后她派头更大，号称“南唐北陆”，名气大得惊人，实在是比明星还明星。她的离婚，让她更加出名，去上海居住，沪上上流社会都以争睹小曼芳容为荣；小曼还曾有去好莱坞拍电影的机会，人家给她寄来巨款，她原封不动退回去，对拍外国人的电影不屑一顾；她的吃穿用度，嬉笑玩闹，都曾是最高级的，她家里有厨子，身边有仆人，走动有司机，一次能买六双高级皮鞋。小曼是一条小龙，随随便便能倒海。

小曼不愧是潮女。她是个性的先锋，单单就女人主动提离婚这条，在20世纪20年代，已然是破天荒。男人抛弃乡下小脚老婆的有，但主动“抛弃”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丈夫的，只有小曼一位。小曼从没想着

嫁入豪门，钓到金龟婿，做个官太太，她心里有一把尺，什么值得，什么不值得，她有自己标准，与世俗的标准迥异。骂她的人不少，梁启超在婚礼上就对她一通教训，婚礼之后还不忘写信表示愤懑，至于徐志摩的朋友，有的更对她十二分不满意。真正的叛逆，是遵从自己的内心，而非别人的意愿，活出自在。小曼在女性解放这件事上，确实走到了许多人的前头。她的恋爱史，被她记在日记里，那一种奋斗，感人肺腑。

小曼是少有的作女。她我行我素，恣意妄为，挥霍青春如烈火烹油。她玩乐，昼夜颠倒，她是民国的“夜店咖”，上舞场玩到深夜，第二天起不了床，她的一天是从中午开始的；她还热衷捧伶人，认了不少干女儿；她抽烟，啪叽啪叽，和烟友躺在榻上，迷迷醉醉，徐志摩也只能窝在她身后打盹儿；她很少吃正餐，要吃就去吃大餐，她还爱吃零食，小嘴不停，吃得上火，唱戏都唱不出；她犯懒，徐志摩让她写东西，她写一小会儿就嫌累，志摩的手稿，她也不以为意，随便一放，丢了不少；她是好日子不好好过，志摩让她北上，她执意不前往，她怕见北平那些人，还是上海更自在；她跟丈夫发火，一杆烟枪掷过去，敲碎了志摩的眼镜片，碎玻璃掉了一地。

小曼是个病女。她的母亲生了九个孩子，只活了小曼一人。她从小身体就弱，动不动就心慌、气短、头痛、甚至昏厥。她与志摩恋爱时，

因为愁闷，住了几次医院；与王赓离婚，发现怀了他的孩子，偷偷跑去打胎，手术不太成功，导致身体更坏；到了上海，小曼昼夜颠倒，生活不规律让身体也越发糟糕，她容易昏厥，不是这里疼，就是那里痛；她便秘，要用香油灌肠才能排便。直到有人按摩，又抽鸦片，才得到缓解。小曼晚年得肺气肿，痛苦不堪，经常要靠稀有药品才能维持生命。1949年，四十七岁的小曼肝胃不和，只吐不吃长达三个月，睡了十个月才好。如此病痛，小曼能活到六十多岁，已经算是奇迹了。但无论病成怎样，她依旧是“衣薄临醒玉绝寒”，风姿难掩。

小曼终究是痴女。有人说她有两个半丈夫。她与王赓，是相识；她与徐志摩，是相恋；她与翁瑞午，是相知。她的人生是条抛物线，志摩是个华丽的顶点。志摩去世后，小曼终生服素，始终没有改嫁。她那时才二十九岁，机会很多，王赓曾经找她复婚，宋子安也曾向她抛出过橄榄枝，至于其他暗地里的追求者，估计也不在少数。但她始终念着志摩。她为他供鲜花，帮他跑遗作的出版，几十年波折，弹指一瞬。小曼临终的愿望是，与志摩合葬，可惜没能如愿。

小曼至繁又至简，她格局大，所以能承受得住那么多故事，可红颜偏薄命，谩骂与争议从未远离过她。我写这本小书，也没有特别的意愿去为小曼“平反”。人生本无对错，只是世间的老旧规矩、烦琐道理，束缚住了奔腾的生命，就比如小曼的“作”，在别人看来是不好，但对于小

曼本身，也许只是一种体验——让生命来到你这里，不迎不拒。小曼是一支烟，享受着，毁灭着。小曼也是一株昙花，其美丽无需每个人都懂。

小曼就是小曼，不需要谁来平反，正如别人骂她，她一言不发。她只对自己负责。别人的话，何必在意？不妨左耳进，右耳出。小曼天生是明星，大爱大恨，大喜大悲，大起大落，但她却敢于站在世人面前，肆无忌惮，勇敢地活出自己。这太需要造化！那些丑陋的、孱弱的、怯懦的人们，看到了小曼，羡慕的心是有，恨的念头保不齐也存在。可小曼不管。她逢山开路、遇水搭桥，她的小世界，只围着她旋转。小曼不妥协，对人生，对他人，对世界，她关起门来，点一支烟，飞个凤眼，唱几句京剧，人生偶尔不妨自恋。

中国人从来混沌，个性的解放，不是太多，而实在是太少！内心的蒙蔽最可怕。谁不曾迷失？只是每当迷失时，不妨问问自己，什么才是真的渴望。想一想，抬起头，用心探寻未来的路，对与错，用自己的心去评说。看小曼其实也是看我们自己。小曼的人生如戏，有高潮迭起，也曾一败涂地，但小曼有憾却无悔，美丽过，风光过，爱过，怨过，痛苦过……世道从来如此，麻木从众的人，淹没于人海，活出自我的人，便成了传奇。

「目 录」



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|-----|
| 点绛唇 | 一任那繁花盛开 | · | 001 |
| 流年错 | 一任那寂寞袭来 | · | 017 |
| 鸳鸯煞 | 一任那流星破空 | · | 041 |
| 子夜歌 | 一任那纸醉金迷 | · | 071 |
| 驻马听 | 一任那水流山高 | · | 093 |
| 胭脂扣 | 一任那乱红扑怀 | · | 109 |
| 寄生草 | 一任那楚歌四唱 | · | 131 |
| 念奴娇 | 一任那痴心不改 | · | 157 |
| 锦字书 | 一任那浓情锁语 | · | 183 |
| 荼蘼香 | 一任那爱恨深埋 | · | 203 |
| 后 记 | | · | 215 |
| 附 录 | 陆小曼年谱 | · | 217 |

点绛唇

一任那繁花盛开



她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
长出一朵莲花，
清风吹来，
香气满园。

中国常有“下凡历劫”的故事。天上的仙人，因为触犯了天条，被打落人间，历经劫难，才能重返天庭。《红楼梦》里，黛玉的前世是绛珠仙草，为感谢神瑛侍者浇灌之恩，到人间还泪给宝玉，开启了红楼一梦。小曼也是历劫之人。

她也奇也苦，波折横生，又大开大合。她集万千宠爱，又遭万人唾骂，她曾得到一切，又失去一切。黛玉为一个情字而死，宝玉因一个情字而痴，小曼也是重情人。她也真，也娇，也柔，也艳，从开始，到后来，不管世事变迁，容貌毁改，小曼还是那个小曼，一尘不染。

小曼有一种不变的质素，不因风而倒，因雨而褪；小曼有种仙气，所以灯红酒绿里她有痛苦，在万般枯寂中她又冷静，只是别人不见。是劫是缘，她迎来送往，不躲不避。小曼有小曼的热情，小曼也有小曼的静气，即便是平凡的日子，放到小曼的生命中，总也有些不同。

陆小曼真是上天的宠儿。她生来奇拔、耀眼、清澈，一枝独秀，像是万绿丛中的一点红，也像眉心正中的一颗红痣，不偏不倚，刚刚好。她也像是神话里才会出现的童子，坐着莲花，闭着眼，那种清，那种净，那种美，没有侵略性，但又不容人忽视。几乎从出生那一刻起，小曼就注定成为焦点，当仁不让。小曼的出生奇。1903年农历九月十九，据说这一天，恰巧是民间传说中的观音菩萨的生日，陆家人为这个好彩头欢欣不已，顺理成章地爱称她为“小观音”。

小曼也真像观音娘娘身边的玉女，长得眉清目秀，肌肤似雪，玲珑剔透，饶不得人不喜欢。小曼生在大富之家。她的父亲陆定，是国民党的高官，早年留学日本，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得意弟子，后来，他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，当过财政部司长和赋税司长，在银行界亦多有创见，手握财政大权，风云一时。清朝时，陆定做过北京贝子贝勒学校的教师，文章写得一流。小曼的母亲吴曼华，则出身江南大家庭，幼承庭训，贤良淑德，多才多艺，古文、绘画无一不精，是一位难得的具有文艺气质的母亲。陆定做教师时带回的王子王孙的文章，吴曼华也曾帮着批改，文字亦是不俗。

陆定和吴曼华对小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。父亲像天，陆定就是小曼童年生活里的天，他博大、端正、财力不凡，事业的得意，使得他能够给小曼提供一种平稳的大家闺秀的生活。小曼的贵气，正是扎根在陆

家富裕的财力上。母亲像水，吴曼华就是小曼童年生活的一方活水，她宽厚、包容，她的文艺气质像一团雾气，氤氲在小曼的童年生活里，她按照自己想象中的样子培养女儿。在外人看来，小曼出生在一个再好不过的家庭，严肃、富有的父亲，慈爱、高雅的母亲，但正是这样的父亲和母亲，无意中培养出了一个个性极强的小曼。

小曼的童年生活里有个关键字：宠。宠字下面一条龙，她刚好别名小龙。上天宠她，赐予她美貌，让她降生在大富之家，她的父母宠她，吴曼华生了九个孩子，只有小曼活了下来，而且她体弱多病，就更惹人怜爱。小曼是独苗，泡在蜜糖里。她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想怎么来就怎么来，在她生命的早期，小曼很少遭到拒绝。她是长驱直入，肆意挥洒的。在她的世界里，一切似乎都那么顺理成章：有什么好纠结，不都是应该的吗？小曼生来就是个呼风唤雨的女孩。她像一条小龙，在自己所能触及到的地方翻江倒海。小曼是个爱玩的人。调皮是她的天性。在外面，她跟小姐妹们玩游戏，独领风骚；在家中，她和佣人们玩，花样百出；小曼不是那种安分的小孩，她似乎总是在寻找一些新鲜的、刺激的游戏，本着她的心，本着她的情，游戏人间。

小曼像一匹枣红色的小野马，欢悦着，跳跃着，我行我素，不顾一切。她是一个有魔性的女子。这个魔，是魔力。她天生有种磁场，大姐大似的，她总是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能成为领头羊。学校生活，不像是

小曼的约束，更像是给她一个发挥魔力的训练场。她做小小的坏事，惹出一件又一件祸事，贪玩的野心越来越大，整天跟仆女们嬉闹，陆定气极，狠狠地打了她几巴掌。小曼也不哭，她知道疼，但她不怕疼。风来了，迎着风就好了，雨来了，淋着雨就好了。怕没有用！小曼知道，怕是心魔，认真改过，重头迈步，才是正途。仿佛从小时候起，小曼的人生，就陷入了一个圈，犯错，改过，再犯错，再改过，只是，错误越大，来日天地，还有改过的机会吗？小曼是一只振翅的蝴蝶，只等着破那层厚厚的茧。

小曼和父母的关系很值得玩味。年幼时代，在教育小曼的问题上，是陆定唱红脸，吴曼华唱白脸，到了成年，则倒了个个儿，吴曼华改成了红脸，陆定则是一味维护小曼的白脸。有人说，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。小曼乖巧、清俊，有了这个女儿，陆定的自豪可想而知。陆定对小曼，是严厉中有柔情，又带着纵容。小曼是红纱帐里坐着的公主，陆定就是任意赐予的国王。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，哪管世间规则。陆定对小曼，是感性当头，不顾一切的成全。于是小曼读书，小曼结婚，小曼离婚，小曼搬去上海，陆定一律投赞成票。吴曼华则还有理性的忧愁。

在那一场与王赓离婚的拉锯战中，吴曼华一身当前，拼命阻挡女儿婚姻的破裂，她曾指着到访的徐志摩的鼻子大骂，也曾不依不饶，控制女儿的行动。倒是陆定，不声不响，暗渡陈仓，瞒住所有人，给上海的

律师亲戚李祖虞打电报，委托他帮小曼办离婚手续，找王赓签字。吴曼华知道后，定然与陆定一番争吵。婚姻如瓷，破碎终难补。更何况，还有外面世界的流言飞语，走出离婚一步，不单单对小曼有影响，就是家中父母，恐怕也很难光鲜地在场面上走动。而且，养老怎么办？放着好端端前途大好的女婿不要，实在是下下之策。可陆定不管。他与小曼都有种固执劲，喜欢，就不问值不值得。

小曼与志摩结婚后，搬去上海，陆定一意跟随。那时节，陆定很不得志，他坐在家中，沉沉闷闷的，心情抑郁，偶尔咳嗽两声，吓跑了小丫头。但他还是关心小曼。小曼与志摩争吵，陆定总是耐心规劝。小曼对父亲始终心怀感激，小曼是一只小鸟，陆定就是一片蓝天。蓝天还蓝的时候，总希望小鸟飞得更高。

吴曼华则一直跟着小曼，直到去世，据说，吴曼华信佛，晚年身居上海，常常到老西门坛上去扶乩，一去便是一天。孩子们生病，她还求来“仙水”作为治病之药，逢出门，也要先算算此日是否命中带灾……太多的磨难，让吴曼华有些疲惫。她宁愿相信一切，侍奉一些，因为，能够相信，毕竟是幸福的。小曼名字中，带一个曼，从吴曼华。小曼永远都是她的“小观音”。

好女孩上天堂，坏女孩走四方。小曼是既好也坏。她有好女孩的

乖巧，坏女孩的伶俐，更重要的是，她的性格里天生有种淡定。她不怕见生人。她像是童话世界里的人鱼公主，最危险的时候，也敢于潜入海底，撷取那一颗珍珠。她也像杂技团里走钢索的人，越是悬崖万丈，她越能走得轻巧、机智，不论如何收场。袁世凯专政的时候，曾下令解散国民党，派出军警没收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和证章，小曼的父亲陆定位列其中。风声一天紧似一天。早晨，陆定要去上班。小曼说：“爸爸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把证件带在身上，多危险啊！还是摘下来藏好吧。”陆定听了女儿的话，便把证件藏好。当天，陆定被军警传唤，因为早做准备，于是安然无恙。军警们跑来小曼家，假意笑问小曼知不知道证章在哪儿。小曼不慌也不忙，对答如流，守口如瓶，丝毫不慌张。谁也不相信，这样一个小女孩，竟然有天大的镇定。这一年，她不过九岁。

小曼十七岁入北洋政府外交部，从事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，举手投足，行事做派，更是无人能比。因为见多识广，小曼没有普通女孩的畏畏缩缩，她是大家闺秀，是温室里长出来的花朵，但她的天性中，似乎又有一种挡不住的野性风情。她壮大的胆子，搭上她机智的头脑，硬是组合出外交工作中的华彩篇章。小曼是北洋外交史一抹亮眼的绯红。她自尊心强，不容外宾辱我中华。但她从不硬碰硬，她知道社交的轨迹，往往是一条曲线，绕过最险恶的机锋，才能抵达目的地。有一次，法国的霞飞将军见中国的仪仗队动作凌乱，很不以为然，严重怀疑中国的练